

陰陽交接

蔣子龍

當代著名作家，一九四一年
生于河北滄縣，

長期在工廠工人中生活，

六十年代開始

發表作品。著名作品有

《機電局長的一天》、《喬廠長上任記》

（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一等獎）、

《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》

（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）、

《轉年》（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

第一名）《開拓者》、

《赤橙黃綠青藍紫》、《燕趙悲歌》

（連獲三屆全國優秀

短篇小說獎）、《蛇神》、《子午

流注》、《饑餓綜合癥》等，

獲其它各種獎多次。現任中國作協

主席團委員、天津作協主席。



蔣子龍



HUAYI PUBLISHING HOUSE

社 出 版 中 華

陰陽交接

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

京新登字 124 号

阴阳交接

著 者：蒋子龙

出版者：华艺出版社（北京市朝阳门内南
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）

印刷者：北京二二〇七厂

发行者：华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0

字 数：180 千字

版 次：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00001-10000 册

书 号：ISBN7-80039-554-5 / I · 236

定 价：4 · 90 元

出版说明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文艺方针指引下，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，以勃发的创作热情，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，讴歌时代精神，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。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，我社将出版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，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。该套丛书均选收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一集，每集约十五万——十八万字。面向大陆及台、港、澳、海外华人读者。

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，包括台、港、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，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，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
华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

F1256/3f

序

夏衍

文学是人学，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——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，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，中国新文学，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。

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，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：一是五四之后，二是三十年

代中期，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，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。

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，“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”，这样，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，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，写出了数量可观，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。文学是特定时代、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，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，时代变了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人的思想、感情、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、创作方法，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，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，有所探索，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。

到现在，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、三年，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，显然是为时过早，但是，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，有两点是可

以肯定的，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，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，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，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，进步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格局大转折、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，举例说，今年三十岁的青年，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，这是“三年困难”开始好转的一年，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从六岁到十六岁，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，他们才十八岁，按此标准，今年五十岁的人，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，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，由于此，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不能象前辈作家——茅盾、老舍那样成熟，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，乃至越轨，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，因为，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“初级阶段”。

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，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，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，但不应该求全责备，拔苗助长。人们需要严师，也需要益友，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，奋发前进，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，仓皇失措。由于此，我认为出一套丛书，让更多的读者，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，是很有益处的。

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，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。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。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，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，有些作品我看过，当然，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，要通读全套丛书，是不可能的，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，因此，写一点感想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，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

作者的话

我相信这本书会使熟悉我的人有一种陌生感，不熟悉我的人当然更会感到陌生了。

尽管我们仍然被现实牢牢地抓住。

现实本身是不稳定的，飘浮的，难以捉摸和把握的：创作同样也是不患变，而患不变。

但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宗就是自己的文学世界。不能把文学变没了，把自己变丢了。

现实的沉博、深刻和芜杂，构成了我的表现世界。逃避这些就失去了我——这不是在谈什么“主义”，我实在是无“主义”可谈。

以前可能注意现实的沉重和责任较多。现在也不想无视这沉重和责任。但作家对现实的感觉，并非真实的世界

本身。现实世界培养各种情感。作家感知生活的方法不同，情感结构不同，精神走向不同，所以在同一个天底下生出许多绝不相同的作家。

不仅批判现实，还要理解现实，欣赏现实。看到现实对思想的校正、戏弄和宽容，以一种超越的力量投身于现实，便生出变化，生出幽默。即便不能构成大气象、大规模的幽默效应，有一种冷峻的机智、一种坦诚的荒诞、一种宽容的轻松也是好的。

幽默——是作家从现实中熔炼出来的金子，熠熠生光。

只有感觉被幽默激活，才能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幽默，智慧才能从沉重的束缚中溢出。

幽默——是现实生活给创作提供的一个契机。发现它，还能摆脱现实给艺术把握带来的困难。

比如，还有比死更沉重的吗？然而死又是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。设想如果只生不死，这个世界受的了么？死是一种美，是生的另一部分。

时间任何永恒都是虚无。只有死可以对时间发出最有力的挑战——死是一种永恒的强大。

死是生的胜利，还是最终的胜利者只能是死神？中国叫阎王爷。别看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。

人死如虎。

死者为大

都说明活人怕死人。

人死如灯灭，不会再对任何人构成危险，人还是害怕

死了的同类。如同怕鬼魅魍魉，怕因果报应，怕阴气晦气，总之是怕死亡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。

人类恐惧死亡，就衍生出许多关于死亡的神话。于是死就有了魅力，成了墨人骚客永恒的创作题材之一。永恒的还是死。

吃死人。各种各样的吃法。

拿死人作文章是其中一种。作者里有死者的亲属，朋友、同事、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、险恶奸诈的屑小之辈、等等不一而足。或围绕着死者，或站得远远的旁观，不论远近都可据此作文章。诡异神秘，一波三折，唱念做打俱全，各有巧妙不同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
一死百了，百了不了！

许多问题活着无法解决，等人死了最后盖棺论定，最后摊牌，最后总爆发，总解决。死后算总账。

不是死人跟活人算账，其实还是活人折腾活人。

没有一个单位，一个人，对一个死人长期在殡仪馆里躺着会无动于衷。

“入土为安”——不“入土”死的不安，活着的也甭想安生。人们常说的“对每个人都负责到底”——到底就是到死及死后的“入土为安”。

于是我要发明一个词：“死道主义”。

死——就很有学问，很有讲究了。幸运的人不仅会生，还要会死，死得其时，死得其所。讲究死道。

以往表现生死题材的作品，多在生和死的价值上作文

章。我则喜欢阴与阳的对接过程。阴阳界鲜明而又混沌，阴盛阳衰，以死人整活人，这是近年间才激烈起来的。其间的人面与鬼面、公心与贪心、生道与死道、官场与葬场、肃穆与滑稽、文明与愚陋、热闹与凄凉，极尽阴间百态和人世百态。惊死活人，笑活死人，不记录下来既对不起死者，也对不住生者。

又一个吃死亡的。

死道大有可为。君不见火葬场的灵车每天来往穿梭，死也排队，升天也排队，各种级别的治丧委员会、治丧小组如雨后春笋……

创作《阴阳交接》的时候，我仿佛得到了一个包拯的“阴阳枕”躺上去就能自如地来往于阴间和阳世。自觉笔端有了鬼气，写起来容易得很。

谁若不信，不妨一试。

治丧委员会（或组）就是这样的阴阳枕……

写到此，忽然发觉就是这篇序言早就跑题了。想拉也拉不回来了，所幸是砸的自己的锅，就此打住吧。

一九九一年六月

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孙 波

副主编：杜建业 金丽红

编 委：孙 波 杜建业

金丽红 黎 波

曹华益

作者



作者近照

蒋子龙

目 录

序.....	夏衍 (1)
作者的话.....	(5)
大周天.....	(1)
大先生.....	(8)
酒仙	(19)
净火	(36)
分分钟	(47)
阴阳交接	(73)
寻父大流水.....	(102)
情知不是伴.....	(189)

大 周 天

严新要来讲课。提前半个月就轰动了。尤其在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轰动更烈，他们最喜欢谈论大周天小周天、特异功能。说不信是假的，说很信也未必就没有一点保留。文人们哀叹社会多元难以获得轰动效应。其实轰动效应年年有月月有，就看你有没有真本事。国人有不知道严新的吗？海灯法师的高足，神奇的气功大师。可算当今一大异人。

我花八元托人买到一张票。据说黑市价格一张票卖到了八十元，能搞到票的还认便宜。买到了票好象就是买到了福买到了寿买到了一条命。举办这次讲座的人发了！体育馆有一万五千个座位，他们至少要卖它两万张票。走廊通道和中间的比赛场地都可以坐人。作家协会穷得叮当响，我们的人为什么就没想起这个好主意？请到严新一个人就

全有了……

票上印着：“神秘气功特异功能，真人真事实用实效”。

我的家离体育馆不远，吃完午饭稳稳当当地掐着钟点去听课。希望一劳永逸地治好自已的肠溃疡。

体育馆门外排着长队等待入场。有的坐着轮椅，有的躺在担架上带着救急的氧气瓶，有的被亲人背着、扶着。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朝圣。我的病很轻，如果不是这几年活得在意了，肠子好几米长某个部位有一点溃疡根本就算不得是病。我暂时退到一边，让病重的人先进。

没想到严新很准时，等我进去他已经开讲了。大厅里很安静，安静得有点 人，带着一股坟墓般的死寂。两万人等于零。只有严新的声音在这个塞得满满的又是空空荡荡的体育馆里回荡。他的声音并不浑厚宏亮，却象上帝的声音 我也不知上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。它有一种镇慑力，有一种奇特的感化力量，仿佛能领导着宇宙万物。大厅里有教堂般的肃穆。这气氛比当年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更虔诚。真有点邪门儿，大厅里象个恐怖的停尸房，谁咳嗽一声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丧尸。

严新谈笑间把两万多具病病歪歪的肉体变成了一种神秘的气流，悠悠荡荡，看不见，摸不到。人活一口气，叫你没法不信。两万个心灵在紧张地等候那庄严时刻的来临，可观照自己的魂灵，能考察自己五脏六腑的病灶，一瞬间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。我仿佛看到无数臆想的彩片在空中飞旋聚结，幻化出光怪陆离的图形，这是每个人心里最